

古籍新读



班固像。

班固和他的《汉书》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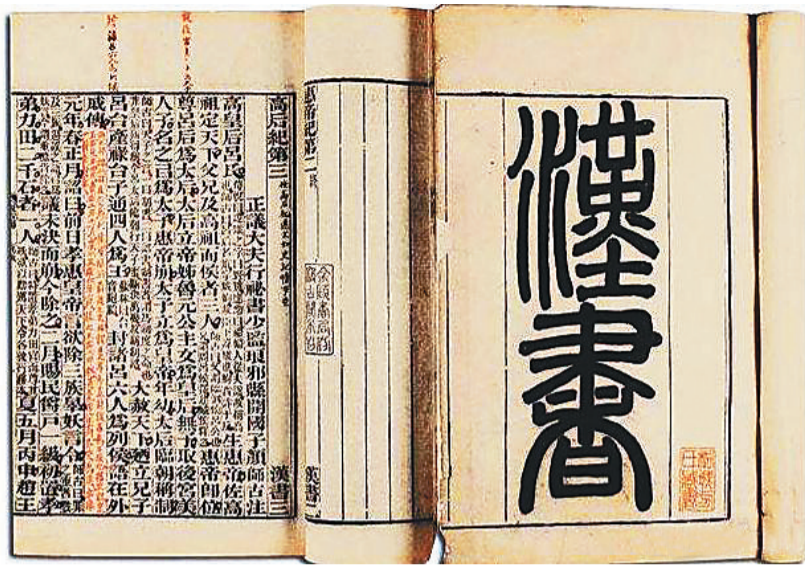
众所周知，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《汉书》的作者是东汉的史学家班固，而鲜为人知的是，关于这部著作的编撰，远不止班固一人。

《汉书》与海南也颇有渊源，正史乃至古代典籍中大篇幅提及讨论海南相关议题，正是自《汉书》始。那么《汉书》又是如何谈及海南的呢？

本期《古籍新读》带您走近班固和他的《汉书》。



国画《班昭像》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。



班固其人

班固，字孟起，出生于公元32年，东汉右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人，祖先是楚人，秦末汉初，班家迁徙至北境边地，畜养牛马数千群，成为当地豪族。

汉成帝时，班固曾祖父班况的女儿被选入宫，封为婕妤，班家由此成为皇亲国戚，还被赐予皇宫图书副本，这是很大的荣誉，要知道当时连汉成帝的叔父——东平思王刘宇上书求取《史记》和诸子书籍都未获批准。

这批图书当时就吸引了大批学者登门造访，并为后来班彪、班固父子撰写《汉书》提供了重要基础。

班固的父亲班彪是两汉之际的儒学大师，个性恬淡，短暂出仕后即辞官归隐，专心著述，班彪认为《史记》只记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，虽有后人补著，但言辞鄙俗，无法与《史记》媲美，于是班彪续采西汉遗事，傍贯异闻，作《史记后传》数十篇。

班固自小就在这样浓烈的学术氛围中长大，他聪慧过人，博览群书，“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”，著名思想家王充年轻时曾拜访班家，见到13岁的班固，拍着他的后背对班彪说：“这孩子将来必定要书写汉朝的历史。”

班彪去世时，班固只有23岁，他离开太学回家守丧，由于认为父亲所续前史未详，班固开始潜心著述《汉书》，但不久被人告发私修国史，身陷囹圄，书稿也被没收。

班固的弟弟班超，也就是后来那个投笔从戎、立功西域、万里封侯的“猛人”，担心兄长在监狱里无法辨明冤屈，就飞奔到皇宫上书伸冤，得到汉明帝召见。

汉明帝听了班超的辩词，又看了《汉书》初稿，对班固才华很赏识，赦免了他，并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，让其参与完成东汉本朝的《世祖本纪》、功臣传和两汉之际各种割据势力的载记，此书后经东汉历代不断补充，形成《东观汉记》，首开官修当代史先河，并成为后来范曄等人撰写《后汉书》的基础。

完成该项工作后，汉明帝命班固继续写作《汉书》。有了在宫内藏书处兰台工作的便利，班固得以大量阅读典籍，前后用了20多年时间，基本写就《汉书》。

班固的才华不仅限于史学，其创作的《两都赋》被《昭明文选》列为首篇；汉章帝曾召开白虎观会议，召集官员和儒生“讲议五经异

同”，会议辩论的结果由班固写成《白虎通义》一书，对后世儒学有着重要影响。

班固收集了大量档案资料，用了毕生心血，终于完成《汉书》的纪传以及志的大部分，然而由于他平日疏于对家人的管教，其家奴在酒醉之后辱骂洛阳令种兢，种下祸根。公元92年，外戚权臣窦宪失势自杀，牵连众多，而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，种兢借机报复，逮捕了班固，不久班固即死于狱中，年仅61岁，此时《汉书》表志部分还未最终完成。

在《汉书》面临“烂尾”之际，班家兄妹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妹妹班昭挺身而出。生在书香门第，从小受到父辈和兄长熏陶的班昭，对儒家经典和各种史籍耳熟能详，著名的《女诫》就是出自她之手。

班固死后，汉和帝将《汉书》中《八表》的编撰交给了班昭，下诏安排她到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东观藏书阁抄录。

除班昭外，在《汉书》的编撰收尾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，那就是马续。马续是伏波将军马援的侄孙，也是著名经学家马融之弟，马融就曾跟班昭学习。马续本人自幼聪明好学，七岁时能理解《论语》，十三岁懂得《尚书》，十六岁学习《诗经》。他博览群书，特别是精通《九章算术》，因此在班固死后承担了与数学密切相关的《汉书·天文志》续写工作。

《汉书》其书

《汉书》叙述了自汉高祖元年（公元前206年）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近230年的历史，共计100篇，由十二纪、八表、十志和七十传四部分组成，体例上基本沿袭了《史记》纪传体的结构，但弃用了“世家”。

与《史记》“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、成一家之言”的著史目的有别，《汉书》断西汉一代为史，集中反映了西汉王朝的兴衰，开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，此后历代正史基本上都遵循了《汉书》的体例。

《汉书》名列“前四史”，其叙事风格严谨，言语精炼，史料价值高，历来受到后人推崇，班固也和司马迁并称为“班马”。

《汉书》在叙事时间上有和《史记》重复的地方，对于西汉王朝前半期的史实，班固大多是直接照抄了司马迁的文字，但也有所创新，比如首创《刑法志》《地理志》《艺文志》

《五行志》；“八表”中则增加了《百官公卿表》等，对于后世了解西汉典章制度都大有裨益。

而对于列传的编排顺序，《汉书》改变了司马迁的以排序明褒贬的方式，以时间为序，先专传，后类传，再边疆传，外戚传，最后以篡国的王莽和自序性的《叙传》收尾。

由于时代不同，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影响，他在评价司马迁时，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才，《史记》是部信史的同时，批评司马迁“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”，即后世所谓的“史公三失”，引发了“班马之争”。

但在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曄看来，班固在陈述史实方面，不毁誉过当，不随波逐流，富而不杂，详细而有条理，人读而不厌；但班彪、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的是非观却显得有些轻视仁义了。

《汉书》多为古字古训，较为难读，为此作注者甚多，其中唐朝颜师古注《汉书》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，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，今通行《汉书》诸本，均采用颜注。

《汉书》与海南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汉书》与海南有着颇深的关系，正史乃至古代典籍中大篇幅提及讨论海南相关议题，正是自《汉书》始。

《史记》的《南越列传》虽然提及汉朝平定南越后，在南越故地设置九郡，但并没有一一列出九郡的名称；只是在《货殖列传》等个别篇中才出现了“儋耳”，也是一笔带过。

而在《汉书》的《武帝纪》《昭帝纪》《元帝纪》《地理志》《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等多个篇章中均提到了海南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关于海南的地理人文有着详细的记载：

自合浦徐闻南入海，得大州，东西南北方千里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、珠厓郡。民皆服布如单被，穿中央为贯头。男子耕农，种禾稻、纁麻，女子桑蚕织绩。亡马与虎，民有五畜，山多麋鹿。兵则矛、盾、刀、木弓弩、竹矢，或骨为鏃。

而《汉书》中篇幅最长、对海南的建置讨论最多，影响颇深的莫过于《贾捐之传》。

此后几百年里，海南岛上的建置多有反复，但因为再没有类似《汉书》这样的详细记载，很多事已然成谜，令人叹息。